



史記稱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而不言其年壽所及。年壽可稽矣。其遊壽可稽矣。其遊齊遊梁。亦有歲月可紀矣。莊子亦嘗至梁。至梁之時。惠子相梁甚時。惠子相梁甚久。莊子想亦未久於梁。孟子至梁。則僅年餘耳。時年已五觀王之元年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。通鑑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。書孟子至魏。按非。而惠王卒。襄王立。惠王卒。襄王立。魏策稱葬惠王時。天大雨雪。至於牛日。壞城郭。且為棧道不聽。犀首告之惠。聽。犀首告之惠。公惠公諾。駕而諫止。惠子稱公。則其為作相之後可知。莊索之。又載其以弊之。又載其以弊。衣履見魏惠王。則知其元。孟子至梁矣。古今樂錄稱莊子隱於山岳。潁王遣使贖金百鎰。

# 莊子新義

朱文熊 撰  
李花蕾 點校

莊子新義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莊子新義 / 朱文熊著. —上海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1. 3

(歷代文史要籍註釋選刊)

ISBN 978-7-5617-8470-9

I. ①莊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道家 ②莊子-注釋  
IV. ①B223. 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041234號

歷代文史要籍註釋選刊

莊子新義

著 者 朱文熊  
點 校 者 李花蕾  
特約編輯 黃曙輝  
項目編輯 方學毅  
裝幀設計 勞 朝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 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  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  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  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  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 
網 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
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 
開 本 850×1168 32開  
印 張 12  
字 數 250千字  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 
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  
書 號 ISBN 978-7-5617-8470-9/B·617  
定 價 38.00元  
出 版 人 朱傑人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## 整理弁言

朱文熊，字叔子，江蘇太倉人。光緒間中鄉試舉人，爲副貢生。早年與唐文治同師里中大儒王祖畬，王是光緒九年進士，選翰林院庶吉士，先後主講宿遷、海門、崇明等書院，著有《讀孟隨筆》，考釋《春秋》經傳，校證《史》《漢》，編撰《太倉州志》，又長於古詩，學有根底。曾在太倉中學爲主任，後任南洋公學後改上海工業專門學校，又改交通大學國文教師，繼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又稱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教授。據弟子輩追憶，其教學，古文主於《古文辭類纂》，詩主於《唐宋詩醇》，諸子主於《莊子》，而理學主於張履祥、陸隴其，其淵深與謹守可見一斑，大抵上與無錫國專一代師友具有相同的特質與趨向。

《莊子新義》出版於一九三四年，爲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》十四種之七，而書首唐文治所作序文署款卻是一九二七年七月，作者自序的年月也與此相同，可知距刊行時成書已有七年。唐序中說當時文熊以《莊子》教授弟子已經有二十年，並且說自己讀《莊》始於二十二歲，而文熊比他早，則至此書出版，作者讀

《莊》已有大約四十六七年之久。可知研治《莊子》為作者一生所好，而此書也幾乎便是作者一生唯一的學術著作。

據南洋公學初中部的學生鄒韜奮追憶，朱文熊講解古文，會「用著全副力氣，提高嗓子」，「讀到有精彩處，全身都震動起來」，這表明了他對於古詩文的「融入」狀態。而他「不事著述」，又說明了他的謹守精神。故而他這部唯一的學術著作其實也不是定稿，而當稱之為遺著。《莊子新義》按版權頁的日期是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三十日，馮振跋文的署款是十二月十七日，而在這年五月十八日朱文熊就已過世了。馮振的跋文正是因此而臨時補寫的，跋文中描述此書的原稿，「朱黃圈點，燦列行間，非用五色石印不足見真面目」。現在看到的《莊子新義》文字稍有誤排，正是由於這一緣故。因之此書的出版一方面未免使人遺憾，另一方面也可說是學界的幸運。

自漢晉以來，始終有人對《莊子》的文章感到濃厚興趣，而清末民初以後的《莊子》研究，主要體現為哲學思想和文獻考據兩個方向，即使有人從「文學」方面討論《莊子》，也不再是古人的文章之道。但朱文熊此書是少有的「一個例外」，書

前所見《讀莊餘論》的二十八條，與林雲銘《莊子因》的《莊子雜說》、胡文英《莊子獨見》的《莊子論略》與《讀莊針度》、陸樹芝《莊子雪》的《讀莊子雜說》等，顯然如出一轍，而其精闢妙喻也頗相承傳，都具有類似的「桐城家法」。

另外，《莊子》一書的宗旨、立場也始終有人特別在意，甚至爭執愈演愈烈，以儒解，以釋解，以丹解，或者折中彌縫，種種趨向都有。朱文熊是持莊子助儒助孔觀點的，但他的立場恐怕並非衛道，因為漢初司馬談已經說過諸子「皆務爲治者也，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」，表明諸子都有共同的祈向。即《莊子·天下篇》所說「天下之治方術者皆原於一」，也未始不是此意。此以今語言之，可以稱爲「國家學術」，簡稱「國學」。以此推揣作者宗旨，殆欲收籠莊、儒而會歸大道。治學有大道，有小道，小道極多，大道只有一條；治學如行路，若謂不走大道而專行邪曲，焉有此理。可知作者以儒家立場而作此努力，並非偶然，讀者觀之，不以文害辭可也。

要之，朱文熊《莊子新義》恰當傳統與現代之間。若從古學傳統而言，此書可視爲一個前代的子遺；若從現代學科體系而言，此書可謂新時代中的舊物。因

爲新舊的不相容，而不能期望其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，實際上它恰是遭遇了新舊兩棄的不幸。然而莊子的學說最擅長的正是在舉世皆醉的逆境中迎風怒放，因此書的存亡繼絕應該會在未來的時代中吧。

李花蕾

於湖南科技學院圖書館

## 莊子新義序

《易傳》曰：「其旨遠，其辭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」至哉！天地間無上之理，其惟《易》乎？孔子見老聃，曰：「鳥，吾知其能飛；魚，吾知其能遊；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至於龍，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見老子，其猶龍耶！」至哉！天地間不可測之物，其惟龍乎！莊子之爲人，與天地精神相往來，惟龍足以喻之。莊子之爲文，闕大倣詭，變化無方，而卒不離其宗，庶幾其亞於《易》乎！余年二十二，始治《莊子》，僅得郭象註及歸震川、姚姬傳兩先生評本讀之，茫乎邈乎，未有得也。中年以後，又得林氏《莊子因》、陸氏《莊子雪》及王益吾先生《莊子集解》、吳摯甫先生《莊子評本》讀之，乃徐有進。久之而漸悟孰者爲道家言，孰者爲釋家言，孰者爲科學家言。吾之讀《莊子》如是，天下人之讀《莊子》亦如是。所謂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」，殆不外乎此矣。同里朱君叔子，年差少於余，而治《莊子》則在余前，每憶少年時相遇，酒酣耳熱，相與背誦《莊子》，互爭勝負，均背誦如流，往往盡篇不



差一字，余深愧弗如也。歲己酉，余延君主任太倉中學，維時君已用《莊子》教授生徒。越三年，又延君爲上海南洋公學教師。越十一年，又延君爲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教師。蓋君以《莊子》書教弟子，凡二十年於茲矣。今歲春，君始出所著《莊子新義》，都凡三卷，問序於余。余讀之，景仰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方今歐風東漸，新說朋興，以哲學而論，有所謂形而上之學，有所謂惟心派、唯物派、兩元派。夷考《莊子》之書，蓋早已兼括其義。盱衡當世，士君子崇尚新奇，眈心空寂，往往絕聖棄智，壹意孤行。或將訪漢陰之丈人，姑射之處子，以一吐其抑鬱無聊不平之懷，於是漆園之書，幾於人握靈珠，家抱荆璞。君獨懼其宗旨多岐，而世道人心之日趨於詭異也，乃專以儒家之說匯之，曰：有爲而無爲，無爲而有爲。夫《莊子》固嘗自道其所得曰：「明於本數，系於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其在於詩書禮樂者，鄒魯之士、搢紳先生多能明之。後世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爲天下裂。」然則莊之尊孔，固已至矣。唐韓子謂「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，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」，吾嘗推廣其義，以爲源遠則流益長，故善讀《莊》者，謂之道家釋家可也，謂之科學家可也，

謂之哲學心學可也，謂之宋陸氏、明王氏之學，無不可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也。然而爲人心世道計，則當以儒家爲要歸，君之此書，蓋能獨得其精微矣。君叔父雨鋤先生與先大夫同遊於庠，世誼親摯，余與君交四十餘年，回憶曩者縱譚劇飲，背誦莊書之時，不免今昔之感。指窮於爲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俟諸百世而不惑。文章精神之流傳，氣運幹維之根本，余與君固當共勉之者，夫何感慨之足云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世愚弟唐文治謹序

## 莊子新義自序

文熊幼時，喜讀《莊子》。朝而習，夕而復，必得口誦心通而後已。然其所得乎《莊子》者，祇十之二三而已。惟竊自思念，《莊子》之學，必非僅「玄」、「同」二字。彼其襲老之迹，映孔之真，有非郭子玄輩所能得其意理者歟？積之十餘年而未敢發也。及讀韓退之書，謂「子夏之徒，流而為莊周」，而心為之一喜。繼續讀姚姬傳氏《莊子章義序》，謂「莊子議論本之聖門游夏，以三代之治為大道既隱之事，以君子為必達於禮樂之原」，而心又為之一喜。最後讀陸見廷氏《莊子雪》，謂「周蓮<sup>①</sup>溪由太極順說到人，莊子則由人收歸到太極」，而心更為之大喜，曰：「古人蓋有先我而言之者矣。」於是重取《莊子》讀之，凡所口誦而心通者，蓋十之五六矣。惟韓子於《莊子》無註解，姚氏雖有註解，多及於章句，而尠發揮其本旨。陸氏發揮盡矣，惟於其言在此而意在於彼者，動曰「此斥惠施輩」、「此

① 「蓮」，當作「濂」。

斥公孫龍輩」，而於文熊所謂「襲老之迹，映孔之真」者，仍多有未經道及之處。竊嘗本此意以與同學相研求，蓋二十年於茲矣。於南洋公學，則嘗於課餘與同學講習之矣。於今國學專門學院則更列入正課，與同學互相討論之矣。積之既久，又復參之諸家，凡所得乎《莊子》者，庶幾十之七八，而亦未敢有所論述也。今春三月，輟課多暇，於是思詳爲註解，加之評論，以與夫同好是書者研求焉。歷三月之久，始克畢事，乃作而歎曰：「莊子之學，其儒家之雄歟！」自太史公祇謂其「善屬書離辭，洸洋自恣以適己」，班氏又列之道家，而《莊子》之真意晦矣。其後經晉人之假託，而諸家註解，又多雜以修真之旨，目爲談玄之書，而《莊子》之真意益晦矣。竊謂莊子之學，是象山氏之先河也，是陽明氏之濫觴也。自宋五子之未興，知道之體者，莫如莊子。知道體之真而以高言厲俗者，又莫如莊子。何也？象山之學，《孟子》「先立乎其大」之旨也。《莊子》於開宗明義曰《逍遙遊》，一孟子「不動心」之旨，其言宅心之大，於象山之學何如？陽明之學，良知之學也，其言之最精者曰「吾心自有天則」，《莊子》次之以《齊物論》，曰「因」，曰「止所不知」，曰「適得而幾」，曰「天籟」，曰「天鈞」，曰「天倪」，於陽明之

學何如？又《大宗師》一篇，明明是孔孟傳授心法，其言天人之處，即《中庸》之「誠明」，而自「副墨之子」至「參寥聞之疑始」一段，不幾將《中庸》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」至「聲色爲化民之末務」，一一開戶牖以示人乎？此又象山、陽明之所略而不講者也。本此以讀諸篇，六通四辟，無非斯旨，豈非聖門最高之學說乎？或曰：「莊子不嘗右老子而斥孔子乎？子何推重之過也。」曰：「此正余所欲言也。」蓋《莊子》一書，全取反影，其引老子之言以映孔子處，正如以許由、齧缺、王倪、披衣映堯，以廣成、容成映黃帝，以老龍吉映神農，以混芒之世映唐虞之至治。蓋許由、齧缺、王倪、披衣正堯之心，廣成、容成正黃帝之心，老龍吉正神農之心，混芒正唐虞無爲之治之心。夫非真無爲者，不足以形有爲而無爲，無爲而有爲之心也。老子之學，以之守神，以之長生，是真無爲也。孔子之學，以之參贊化育，與天地同壽，與日月並明，則亦有爲而無爲、無爲而有爲者也。非藉以相形，安見所謂「絕迹易，無行地難」之旨乎？且所謂斥孔子者何在哉！除《讓王》、《盜跖》、《說劍》、《漁父》四篇非莊作外，《齊物論》曰「丘也何足以知之」，此長梧子之言，而下即繼之曰「吾爲汝妄言之，汝亦妄聽之」，又曰

「汝亦太早計，見卵而求司夜，見彈而求鴉炙」，見得孔子之不知，乃正止所不知。而長梧子之言，乃等之罔言之列，等之無程度之言，此可謂之斥孔子乎？《大宗師篇》引孔子曰「丘，天之勳民也」，《德充符篇》曰「天刑之，安可解」，此正所謂「修道之爲教」也。又孔子告子貢曰「丘遊方之內者也」，又曰「吾與汝共之」，見得遊於方外者，自處於逸，而無益於人。己雖遊於方內，而仍與子貢共遊於方外，則愈勞而愈逸其心也。堯之有爲而無爲，曷嘗異於藐姑射山之神人哉！蓋假修混沌氏之學者，乃絕迹也。真混沌之學，能人世乃能出世，所謂「無行地難」也，所謂「無人而不自得」也。是老子固未斥孔子，莊子又未斥孔子，孔子又何嘗自囿於方內哉？他篇所載如此類者，指不勝屈，是知孔子者，又莫莊子若矣。且莊子亦恐人之疑及此也，故於《寓言篇》深著其向往孔子之誠曰「已乎已乎，吾且不及彼乎」。其於自作後序之《天下篇》，乃歷舉墨翟、禽滑釐、宋鈞、尹文、彭蒙、田駢、慎到，而終於惠子之學，於關尹、老聃則譽其出諸人之上，而已若更出於老聃之上，獨於孔子，則未之一及。蓋已列之於首所稱述天人、神人、至人、聖人之內，且若謂天、神、至、聖人，惟孔子足以當之。此具何等卓識？待

善讀者尋文而自得之。至其行文洸洋自恣，喜藏己之真意以待人自悟，以遷、固之深識，尚未一窺其真際，而後人乃挾晉人之目光，自謂善讀是書，適爲莊子所瞞過爾。嗚呼！此真所謂「知其解者且暮遇之」也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太倉朱文熊叔子自序於無錫國學專門學院

## 讀莊餘論 二十八則

莊子是哲學派中之高議論，林西仲謂其學問與老子同而異，與孔子異而同。請易之曰：「莊子多借老子之言真無爲，以形孔子無爲而無不爲者。」

莊子學問，都成一圓圈形，若泥迹求之，則圓而幾向方矣。其於文也亦然，泥迹求之，便失莊子真意。《莊子》全書，以《內篇》七篇爲主要，《外篇》、《雜篇》旨各分屬，而總不離宗，讀者慎毋愛其文辭，而忘其線索焉，斯爲得之。

《莊子》之意，多取反影。老龍吉爲神農之心；廣成、容成爲黃帝之心；許由、齧缺、王倪、披衣爲帝堯之心；標枝野鹿無爲之世，爲至治之主，無爲而有爲之心。知此則老子之無爲，乃孔子之無爲而無不爲，無不爲而仍一無所爲之心也，此反影也。篇中當作如是觀者十之五六。

《莊子》全書，似輕生死，故讀《莊子》者每以輕世肆志爲戒，此說謬也。《莊子》不云乎？「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」曰：「善夭善老，善始善始。」曰：「萬物之所系，而一化之所待。」正見其「內行岌岌，若天地不可以瞬息」之



意，此僅以達觀視《莊子》者之大過也。

《莊子》有不言之言。寓言、重言，多有言在此而意在於彼，託言於彼而著意於此者。即卮言之內，凡其恬淡寂寞無爲之處，皆其紛紜勞擾，因任自然，無爲而有爲之處也，知此然後可以讀《莊子》。

《莊子》有淺易處，有艱深處。於淺易中不可不求其艱深之理，於艱深中不可不求其淺易之理，斯淺易非淺易，艱深非艱深，而自無易解難解之異矣。

《莊子》有似輕節義處。以殉名之伯夷，等之殉利之盜跖。然曰殉名，則世俗之所謂伯夷，非伯夷之伯夷也，凡言曾史處同此，凡言絕聖棄知處同此。伯夷既非殉名，則節義自非可輕，無所逃於天地者固已於《人間世篇》而發之矣。

《莊子》有詆仁義禮樂處者。夫仁義禮樂，各抱中和，各有太極，無可詆也。惟招仁義禮樂者，乃其殉名而失實者也，詆其失實，乃所以冀其全真也。

《莊子》於道體微妙處，有半身描寫法，有一眼覷破法。行文之微妙處，亦多有半身描寫、一眼覷破法，讀《莊子》者不可不先知有半身描寫、一眼覷破之法。

《莊子》於道體懸寓處，有運實於虛法，有刊華存真法。行文亦多有運實於